



今日的山海關

烘兮

一 到達了山海關車站

天已破曉，夜的旅途，在朦朧中度過。車廂由動盪而靜止下來，向窗口望去，才曉得是行抵秦皇島，下一站就是「冀東」的盡頭了——山海關。

想到×君來信，心有些忐忑的跳動，他在信內再三的告訴我，行裝要簡單，不要帶一本書，千萬不要露出知識階級的行跡來，最好扮作商人模樣……我都聽他的話，祇帶了一只小手提箱，還穿了一件馬褂。

車的開動，打斷了我的反想。抬頭，兩位友邦的旅客，正好坐在我的對面，他們一定是由秦皇島上來的。不止他們兩個，其餘都散坐在鄰座和其他的車廂。一個個都是趾高氣揚的，偶然與他們的目光對視，內心裏總覺得憤懣和不安，而能表現於外的，祇有靦覷。

一刻鐘的行駛，穿過了石河的戰蹟，剎那間就進站了。（山海關站）

因為這裏是平瀋通車，山海關又是中「滿」交界的地方，故車一停下來，還沒容我下車，一批穿制服的日人，都搶先上來。

「到那兒去？有護照沒有？」一個矮矮的穿着黑制服的日人，操着不嫻熟的華語，其勢凶凶的問着我。

「就在此地下！」我簡單的回答了一句。出乎意料的沒有問第二句就過去了。原來這些人是專管檢驗出國護照的，如果在此地下車，他們就不問的，要是去東北，那就麻煩了。就是已買好了通票，有了所謂護照，他們會故意刁難你，十有八九不放過去上那「王道樂土」。有時全部逐下車來，都擠在候車室裏，叫你去歸不得，有些人因起不出來護照，而又無返回的路費，在無可奈何中自殺的時有所聞。

將走下了車上的扶梯，又有一批臂上纏着「海關」字樣的日人擁上去了，據說這一批是「滿洲國」海關的外勤，來檢驗偷稅的走私。僥倖他們沒有和我麻煩，都鑽進了車廂。

這時，我心中輕鬆了許多，以為可以平安踱出了月台。行不數武，一個着草黃色制服的×警，威嚇我站住。

「你從什麼地方來？」他虎視眈眈的向我問。

「從北平來，」我極力鎮靜的回答他。

「你作什麼事情的？」

「爲商。」我回答的很自然。

「到此地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回家過年。」

「把你的皮箱打開！」他命令着。

我給他打開，他從上到下翻了一過，一無所得。他還不死心，還找問題來問我，幸得那邊有人招呼他，才算把我放掉了。

要真的被他們盤問疑了，或者是檢查出來什麼書籍，報張之類，就把你送到憲兵隊去，給你加上一個「反抗×」的嫌疑，再用吊打，灌煤油……等非刑來拷問，那怕你不招。

出了站台，好像重負已釋。但是不明白月台上爲什麼有×警來盤查？究竟藉着什麼名義呢！檢驗護照和走私，打着「滿洲國」的招牌，還能稱得個名正言順，而×警的盤查，是爲着何來？後來才曉得，那些某國警察，就是所謂的「國際警察。」

一一 街頭巷尾

榆關的街市上，在青天白日下，常常飄搖着五色旗。如果不健忘的話，好像重溫十年前的舊夢。聽說由五色旗改成黃龍旗，叫作復辟。不曉得由青天白日旗改成五色旗，叫作「復」什麼？

遇着某國的紀念或是什麼大典，除五色旗外還摻雜着××國旗和「滿洲國」旗。每當這三位一體的旗幟，同時飄搖在街頭的時候，使人不曉得是爲了那一國（某國，冀東，滿洲）的紀念？反正警察接了長官命令去通知商店，而商店接到警察的通知，就把旗掛出去，問他們是爲什麼掛旗，恐怕連下命令的長官也弄不明白。

舊有的商店，多不堪苛雜，走私，恐慌相繼倒閉了。而什麼「吳服」，「御料理」，「寫真館」，「某某洋行」，「某某當」卻充殖了倒閉商店的舊址。那誘人的霓虹燈，美術的廣告以那些現代的文明，來吸收土人的膏脂。牆的空隙處祇要是向陽的地方，都滿貼着什麼「利比兒」，「味の素」，「老篤眼藥」等廣告。在那些廣告中間，近來更加添了不少標語，措詞的確曾費了一番心血，如：

「同色同宗同努力。」

「一心一德一家人。」

「王道樂土。」

自從友邦的物質文明侵入了榆關，在一丈多寬的街道上，總不斷的疾馳着各式的汽車和摩托腳踏車。今天壓死了一個小孩，明天撞傷了一個老者，休要想着懲凶和賠償，是你不小心，誰叫你不早早的迴避？

友邦人士多喜歡吃酒的，當然不能避免陶醉，發酒瘋更是分內事了。當你在街頭上，看見那一溜歪邪逢人（中國人）便打的，不要奇怪，那就是在犯酒瘋，但是此瘋非彼瘋，對於被毆人的國籍，可判別的很清楚，無論瘋到何種地步，也不會打到本國（某國）人的身上。

街頭站崗的警察，早就變成無槍階級，他們敢干涉的，祇是騎在驢背上不下來的鄉下佬。如果在各巷口都佈滿了警察，那一定是某國的什麼大員來觀光，或者是冀東的什麼長官出巡，和以前的皇帝出門一樣，所經過的路線，是禁止凡人通行的。當地人將此舉叫作「淨街」。每隔三五天總要有一次「淨街」，少則四五小時，多則八九小時，甚至有一天不準通行的時候。最不幸的是正走在街道上的行人。一個「淨街」令下，所有的行人都被趕入巷口，或拘禁在附近的商店內，一直等到大員或長官，過去再折回來，才算解禁。但是友邦人士在「淨街」的時候，仍然是通行無阻。

三 殘害民族血脈的處所

山海大戲院，設在南門外，一毛五的票價，除了看戲，還可以得三元，的獎金，也不怪居民趨之若鶩，而買戲票的，有誰為的是看戲，都是為了獲得獎金。但是四十個號碼，祇出一個，無論你是求神問卜，也難碰上。無知的小民多因買彩票而破產的，亦時有所聞。

門前要掛着什麼洋行的招牌，那就是變像的妓院，同時在那兒吸

鴉片，賭錢……不但有女招待來調劑，而還沒有被捕的危險！

有些個洋行的門前，高挑着顯紅色「當」字的木帘，那是惟恐一般人不明白他們的生意，特意表示出來中國固有的裝璜。當地人都把這叫作××當舖。吃人的利息，一個月就死。好在對過就是附設的估衣舖，不愁賣不掉當死的衣物。

鴉片有專賣所，如果不從他那兒買，一被查出，就判你個吸煙犯，罰金是以吸者家產的多寡，來定數目。

白面嗎啡……隨便在什麼洋行或某某藥房，都可買到，無錢買，他可供給盡量的吸，一直到死，好利用吸死者的骨頭，再製成烈性毒品。賭窟是某國浪人唯一的職業，什麼「寶局」，「押紅綠」，「打槍」……真是美不勝收。招牌上都寫着什麼娛樂場，或俱樂部。

舞場，御料理，某某妓館，是某某軍人的御用品，華人是不敢問津的。

四 教育現狀

在半年前，各小學校，都換了「冀東」編纂的課本。取材都是舊有課本的刪改，黨義之類的書，算是絕蹟了。而日語卻成了必修科，把地理歷史都刪改成了驢唇不對馬嘴，不過自然科學，還沒有大科學家來證明地球是方的，或者一加二等於四。

在集會的講台上，交叉的懸着太陽旗和五色旗，中間供奉着殷（汝耕）長官的玉照。每逢「某國」「滿洲國」和「冀東」有什麼大典，所

有的中小學生，都要參加的。開會的儀式，是先向「殷長官」王照行三鞠躬禮，繼而依次唱「某某國歌」、「滿洲國歌」和「冀東歌」。在散會時，也是依次的高呼「某某國萬歲」、「滿洲萬歲」和「冀東萬歲」。

據說在「冀東」週年紀念時，曾舉行一次盛大的慶祝會，會場設在田氏中學操場，展覽、運動、遊藝、提燈……簡直像瘋狂了一般，其中最精彩的項目，為地方長官，每人拉着一個某國妓女賽跑這種別開生面的運動項目，真開了世界新紀元。

昌黎保安隊譁變時，曾槍殺了兩個某國武官，某國當局說是爲冀東的治安而盡忠了，應該有個表示。縣政府那敢怠慢，加速度的籌備，在一個嚴冬的早晨，擴大追悼會，壯烈的舉行了。會場設在離城十數里某國軍營附近，除官商各界，所有中小學生，都得參加。那天上帝也感動了，以雪代淚往下落着，七八歲的小學生，都冒着大雪向十幾里地遠的會場邁進。一個上午就在雪地中度過了，歸來鞋襪是潮濕的，手脚都凍得僵硬。不滿十歲的小學生，因受了各方的吓，走進家門，才敢哭出聲來。

援綏，在榆關也會熱烈的募捐，各學校都是地方當局強迫，捐款的數目，小學教員每人至少二角，學生至少五分，同時更有些人，在街頭商店、住戶，自由（與其說是自由，莫如說是強迫）的募捐。不過這捐款並不是匯寄傳作義將軍，而是匯寄大漢義勇軍總司令王英。

縣府已經三令五申的命令各校當局，凡是存有關於黨義、中山、新生活、抗某的歷史等書籍，都得送往縣府存查，以備焚化，並令各校當

局轉告學生，如果家中有此類書籍，亦得呈校轉送縣府焚毀，否則一經查出，即以反「滿」抗日論罪。

各小學的畢業生，在外埠讀書的，亦得呈報縣府備案，以便調查其思想及行踪。各教員的詳細履歷，先呈報繼而調查，如果調查某人思想有些正確就給加上一個「思想犯」的罪名，據說有些人因看平津報紙，而被押在某國憲兵隊裏。

各校教員不久將要去通州參加甄別試驗，淘汰還是錄取，要看思想是正確還是歪曲。

日語速成班，日文補習學校真像雨後的春筍，在晚間走在弄巷內，常常有「阿伊唔耶嘔」的聲音傳來。十幾歲的青年們，多喜歡在談話內，夾雜幾句某國語，在這別的時候，都來一句「塞因那腊」（再見）。

五 羅城的變遷

東門上的城樓，是經某國人新翻修成的，「天下第一關」五個大字，依然橫箝在城樓的上端。不過歷史的遺蹟（天下第一關區）已運往東京作戰利品陳列去了。換回來的代價是一面杏黃箝着四色的旗子（滿洲國旗）在城樓前毫無忌憚的飄搖着。以往是我國的險要和名勝，現在卻成了天然的國界。

東門外本來叫羅城，而現在已屬於「滿洲國」，改名叫作南綏中。一出東門，就有站崗滿警和國際警察（某國人）來注意你，少微看你，不順眼，就要盤問再三，而你要帶着什麼包裹或箱籠，總得要經過「滿

「洲」海關的檢驗，恐怕你帶過去走私。

當羅城將劃入滿洲國的時候，是非常繁榮的。在這兒可買到便宜日貨，用的又是「滿洲國幣」（合中國錢六七扣），因為貨價既便宜，用的又是滿洲國幣，商人像瘋狂了一般，都爭去羅城作生意。農人也放下了鋤頭，都去給某國人偷運私貨。又有大批的某國浪人作現洋出口的生計，據說那時候一塊現洋祇要能過去東門，足能賺到兩角錢。所以每天總有成千的浪人週身滿載着現洋，乘着黃包車出東門，而回來又帶來大批的私貨。這雙重獲利的良機，誰肯把他失掉。可惜好夢不長。自從我國施行法幣政策，羅城的繁榮才付於流水，商店百分之九十九倒閉了，新築的市房，已空起來無人住，那些往返運現洋和走私的浪人，都以設賭和放高利貸謀生。有些專勾結中國翻譯到那家商店或住戶去詐財，先拿某種事件來要挾，繼以利害來恫嚇，等到銅錢到手，才算罷休。

六 某國軍事和經濟的建設

大東公司是專司辦理入國（滿洲）手續的，凡是去「滿洲國」的，都得到它那兒起護照，先交兩元錢手續費，再拍一個快像，然後經過再三的盤詰，僥倖就許發下護照來。但十有八九是碰釘子，除非是托出有力的人說項或花下運動費，才肯發給你。有時領得護照，到車上檢驗時，亦常常被逐下來，無形中給客棧一個好機會。最近「滿洲政府」為優待冀東，特許冀東人每年可去「滿洲國」八萬。

大興公司是某國操縱東北四省商業的總樞紐，什麼糧業、油業、當

業……都是它來壟斷。他們的計劃，是在幾年之內把所有華人的資本和事業，皆排擠出去。所有東北四省各種事業，皆由某國所組織的公司來經營。大權都把持在某國人之手，利潤也祇有某國人獲得。華人在他們淫威下的工作者，所得的祇有薪水和工資，他們還常常用諷刺的口吻，來告誡華人，操着某國文法的華語說：「吃飯的有，發財的沒有。」我想再照這樣下去幾年，恐怕「吃飯的」也要「沒有」了。

現在大興公司的勢力，已深入了「冀東」。在以前羅城開設了一處公濟當，最近在城裏又開設了一處裕民公當。

奉山路車站，已在北寧鐵軌北側建築起來，奉山路的貨車現已停駛在新站。

南綏中郵便局，座落在奉山路站址不遠，是一所新式的樓房，在榆關的建築裏，堪稱得起一所大廈。在這向東北寄平信，祇需「滿洲國」郵票三分，否則去中國郵局，就得法幣五分。「還是「滿洲國」郵資便宜」成了一般人的口頭禪。

某國憲兵隊，依然踞在南關的舊址，不過內部組織擴大了。特務機關設在城內，時常有土匪和漢奸去那兒開會。

在城東二里的，二里店子附近，早就建築起來廣大的營房，每至北風雲緊急的時候，城內的民房，都成了某國軍隊的臨時住所。

營房左右的民田都給他們強迫收買作了飛機場。最不人道的是把附近的墳墓都掘平了，墳主也祇有敢怒不敢言的忍受着。